

請掀開經本第六十五面，倒數第二行，我們將經文念幾句對對地方。

【若非知者。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暖及虛空相。當於何在。  
。】

這一節經文就是「意法處」，因為說到的是十二處裡面中心的問題，也是最關緊要的一個問題。此地所說的意就是指第六意識心，一般人把這個心誤會當作是自己的真心。因為這個心的功能非常的廣大，我們一切眾生自無始劫以來，可以說無時無刻不用它，我們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，這都是它的功能。它能夠緣過去、又能緣現在、又能緣未來，十方三世沒有它達不到的，所以在作用裡頭它是最為廣大的。我們在唯識裡面一說起它，與它相應的心所有五十一個，其餘的幾個識相應的心所都沒有它那麼多。它相應的心所最多，換句話說，它這個衙門辦事的人員最多，可見得它勢力的廣大。同時還有二十四個不相應的，等於說也是它的外圍，也是它的作用。相應的作用、不相應的作用，那是統統具足，無怪乎一般人把這個東西當作真心。

如果用這個心來從事於世間任何一種法，沒有問題，都可以成就；如果用這個心要想求證無上菩提，求明心見性，那就壞了，這問題就大。所以佛法的修學與世間法的修學，有個根本不相同的處所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記住、要明瞭的。佛法講修道，連老子他也懂這個道理，「為道日損，為學日益」，我們應當守住這個原則。為道日損，損是什麼？損就是離開、就是捨離，益就是增長。為道是以捨離為精進，世間學術是以增益為精進，這不一樣，雖然都講進

步，可是學道的人看到世間學術人，他退步，他不是進步；世間人看學道的人他是退步，他也不是進步。為什麼？兩個方向，向兩個方向走，這些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。捨什麼東西？就是捨妄心。佛在楞嚴會上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真相，其目的正是交光大師所講的，勸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也就是唯識家所說的轉識成智，目的在此地。學佛最怕的是顛倒，怎麼顛倒？轉智成識這就顛倒，最怕這個。最怕的是你在佛學裡頭，什麼樣進步？你記得很多、聽得很多，博學多聞就完了。

這個話不是我在此地說的，本經裡面阿難尊者就是博學多聞，所以在楞嚴會上一示現的時候，博地凡夫，一點用都沒有。阿難代表的是多聞第一，代表的是在知識上不斷的求進步、求增長，這是示現在學佛上發生嚴重錯誤的一個典型人物，這是阿難尊者所示現的。世尊滅度之後，那些大弟子個個都證阿羅漢，只有阿難還在二果，不能成就。所以阿難尊者證阿羅漢，他的老師已經不是釋迦牟尼佛，是迦葉尊者，在迦葉手中成就的。他在釋迦牟尼佛會上沒證果，為什麼沒有證果？拼命學、拼命記，你提起什麼他都知道，他跟你說得天花亂墜，幹的是這個。我們今天如果都學阿難這個樣子，那完了，生死輪迴決定不能超越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佛教給我們四依法，叫我們依義不依語，不依語是什麼？語言、名相可以捨離。正是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教給我們的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這個東西是可以捨離的。義理明瞭就行，著重在義理，不著重在這些東西上。

話雖然是這麼講，可是我們看看佛法教初學，為什麼他要教背誦？我給人說話都說真話，我不騙人。過去人學佛，人家是怎麼成就的？現在人學佛，為什麼不能成就？過去人學佛有根基、有基礎，所以容易成就。今天你們嘆諸佛菩薩、大善知識都不出世，這些

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逐漸凋零，一代不如一代了。這個事情你要把事實真相看清楚，理所當然，為什麼？從前人肯學，所以佛菩薩都住世，都來做老師。現在人不學，不學來了也沒用處、來了也沒有辦法，所以就不來。老師教學就是這樣的，學生肯學，老師教得歡喜；學生不肯學，老師去了再也不回頭。什麼叫肯學、不肯學？凡是肯如理如法的去修學，這叫好學、這叫肯學；不依規矩、不依方圓，要想躡等，自以為聰明的人這不是好學，所以佛菩薩不來。依照這個規矩來學，學佛最初一個階段是五年學戒。五年學戒是什麼意思？實際上就等於你現在考取大學的新生訓練，佛門裡頭教育的時間長，因此新生訓練的時間也長，它訓練的時間是五年。你願不願意接受這新生訓練？新生訓練的科目就是訓練生活教育，生活教育就《沙彌律儀》，十條戒二十四門威儀，五年當中學這個。

其次就是背誦經典，在從前我們佛教各宗等於都是專科學校，賢首專於《華嚴》，天台專於《法華》，慈恩專於唯識，它都是專科學校。你在哪個學校，你就習誦哪個學校他們的經典，你要是在天台山，那你就是背《法華經》。這就講為什麼要背誦？諸位必須要知道，這我們在講席裡講得很多，背誦不是為記誦，意思不是叫你記的。背誦是什麼？背誦是三學三慧一次完成，他修這個，用背誦做為手段，成就戒定慧三學，目的在戒定慧。所以背誦目的不是在於把經文記得很熟，裡頭的意思都明瞭，問你都答得上來，不是這個，這就變成世間法，這不是學道；背誦的目的，是叫我們二六時中心裡不起妄念，天天背著經，妄念就不生。妄念不生這就是戒律，諸惡莫作，不但是壞念頭不生，好念頭也不生，善惡念頭統統都離了，這是諸惡莫作。經文是佛從心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語言，是善中之善，你念經是眾善奉行，世出世間所有的善法統統都在裡面。念經的目的，人家是修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。

你誦經的時候要專心，不專心經文一定就忘失，專心就是修定，目的在修戒、在修定。經文從始至終字字清楚、一個字也不掉、一個字也不顛倒，這就是智慧，一切明瞭，絕不含糊。同樣是背誦，其目的是在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跟世間背書目的不一樣。世間背書老師來考試，來考默寫，來考你背給我聽，來給你打分數，考這個。佛法不考這個，如果你這一部經從頭到尾默寫得一個字不錯，你心裡是亂七八糟的，你還是得個零分。為什麼？目的沒達到。佛法考的是什麼東西？不考你經文，也不考你對這個經懂得多少，不問這個，看你戒定慧的功夫達到什麼程度，考這個。這是在初學五年當中應當奠定的基礎，我們今天哪一個人學佛，一開始學佛從這個方法學起？所以我們學一生不能成就。今天下午我講《圓覺經》的時候，跟同學提到這個問題，我們今天學佛顛倒其事，所以你學佛學一輩子，不但你戒定慧不能成就，你的分別、你的執著、你的妄念是愈學愈多，增長，這怎麼能開得了悟？沒指望了。所以這叫顛倒的修學，這個修學拿到世間法的修學可以，佛法的修學大錯特錯了。

報紙上發表我們教育部大學法修訂，將來可以設立佛教學院。我當天就跟大家說過，我說麻煩來了。你們懂這意思嗎？麻煩的是什麼？所有佛法的修學都變成世間法。今天日本的佛教就是走這個路子，一個個都是佛學家，你要跟他討論到佛經，那講得頭頭是道；一天到晚生煩惱，是非人我永遠沒得了，是凡夫，不是聖人。把佛教變為世間學術，這樣佛教就滅亡，世間就不再有佛教。不是說沒有寺廟、沒有佛像、沒有經典，這些東西反而更多，更多了，佛教沒有了。沒有人開悟、沒有人證果，雖有這些東西在，變質了。所以佛教的修學有它的理論、有它的道理，在佛法裡面講，有它的善巧方便。我們不依這個善巧方便，自己想別出心裁，恐怕不能成

就，別出心裁來修學，我們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還沒有看到一個能成就。由此可知，基本的訓練不能少過五年，學戒定慧。

戒定慧修學的理論依據，就是《華嚴經》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，行布是什麼？是次第學。《沙彌律儀》二十四門威儀是次第學，因戒生定、因定開慧，次第學，可是背誦經典又一次完成，一次完成的不礙次第的，次第的不礙一次完成的。這個理論是出自《華嚴經》。所以我們想想，從前的教學法多麼的善巧，方法實在是好極了。有幾個人能認識？如果我們從光復以來，各處所辦的佛學院要是採取從前各宗叢林教學的方法，我們台灣今天不曉得出多少佛菩薩，那就大大的不一樣了。一個佛學院以一樣東西為主，一門，像從前天台就是一部《法華經》，你在我這裡學十年、二十年都是一部經。賢首就是一部《華嚴經》，宗密大師一生就是一部《圓覺經》，都是一樣。剛才講戒律的基礎就是五年背誦，以這個來修戒定慧，以沙彌十戒二十四門威儀做為行持的準則，在這上面扎根。我們要是把這個原理原則疏忽了，這一輩子不會有成就。如果你有成就，那可以說是很僥倖的帶業往生，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，這是說你修學裡頭沒有根、沒有本。

你們同學們年紀輕的，你現在覺悟還來得及，你花上五年的時間，好好的把根基奠定好。至於我們講堂裡講經你來聽，聽懂就懂，不懂也不必去問，不要去研究。為什麼？沒有用處的。你到講堂裡來隨喜功德就好，你的根基奠定之後再來聽經就不一樣了，古人所謂「言下大悟」，你聽了會開悟。聽了不開悟，講經的人講了沒意思！我講經講了二十三年，聽我講經的一個開悟的都沒有，我一點興趣都沒有。你說六祖大師當年講經，他講了三十七年有四十三個人開悟，平均一年還有一個多！三十七年有四十三個開悟，所以他愈講愈起勁，非常重要。我們不從根底上來打基礎的話，這是誤

了我們一生。真正誤了一生倒不要緊，來生也誤了，生生世世都誤了，這個問題就嚴重。

學，你也許你問了，我們現在沒有修學的環境，也沒有人指導。這不是修學態度，為什麼？這完全是依賴心理。什麼地方不是修學環境？經本就是指導，你要找什麼人給你指導？像《楞嚴經》，你要學《楞嚴經》的，每天把《楞嚴經》念一部，目的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《楞嚴經》經文就是指導。還要個人在那裡督促著你你才肯幹，不督促你，你就不肯幹了，誰有這個閒功夫來督促你？督促你，你要是不高興的話，跟你做冤家對頭。釋迦牟尼佛沒有督促任何一個人，只是在講堂裡勸告大家，把這些理論、原則、方法教給你，提供給你，其餘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說開示悟入，老師的本分就是開示，悟入是學生自己的事情。老師沒有辦法幫你開悟，沒有辦法幫你證入，這個悟入是自己的事情，古人所謂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領進門是什麼？開悟的門替你打開了，指你這條路，那以後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修行在個人。每天在講台上講的就是開示，就是把這個門敞開，每一條路都指給你，告訴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應該會走。

你如果說是我們以前不曉得，不知道我們初學應該怎麼個學法，我在講席上講多少遍，連我自己都記不清楚，我在每個地方講經我都講，我都勸大家，做不做那是你的事情。初學就是要打根基，初學最忌諱的就是到處聽經，天天在那裡看經，這最大的忌諱。為什麼？你看得愈多，就跟阿難一樣，增長分別、增長執著、增長妄念。你接觸得愈多，分別妄想就愈多，這不是糟糕嗎！根基是什麼？根基是要去除分別妄想。到什麼時候你才可以參學？參學就是博學多聞，到善財童子就可以參學。為什麼他有資格？他什麼地方都可以聽，什麼都可以看，什麼都可以接觸，什麼書他都可以念，人

家是不取於相、如如不動，他有這個本事。你現在聽了就落印象、就執著、就分別，這你沒有資格。為什麼不叫你到處聽經？你沒有資格聽經，你聽經只有害處沒有利益，道理在此地。

你們今天的修學，可以說真的是沒有遇到老師、沒有人指導。你要是求我指導，我不敢，為什麼？你們不服氣。我求學的時候，李老師指導，我們跟他學的時候，一進門他就告訴我，只准聽他的，除他之外任何人講東西不准聽；你要想看什麼書，要經過他同意，沒有經過他同意，任何書不能看，《大藏經》都不能看，我們依教奉行，這是他的教誨。到我們自己智慧開了、有了見地，不會受影響了，哪個地方有講經都可以去聽，什麼書都可以看，這開放了，所以他並不專制。可是我在他會下受他這個約束整整十年，十年的基礎。所以你的基礎不穩固，實在是難！你有深厚的基礎，學佛這個事情不難，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問題就是你的根底要堅固，你要認真的學習。老師為什麼叫你完全聽他的？甚至看一本書都要得到他的同意？就是他指導你，對於你心裡的思想他大致都曉得，你看過哪些東西、看過多少人的著作、你會受某一方面的影響，他統統都知道，他才好指路子給你走。你要是什麼都看，看到一團糟的時候，你叫他指路子，他沒有法子指給你，你的思想太混亂、太複雜，理不出一個頭緒出來，他想教你沒辦法教，無從下手。對於這樣的人，見了面就很客氣，歡迎你來聽經，其他一概不問。為什麼？沒有法子教。這個師承不簡單！我是把我自己的修學，老師指導的這些方法、原理原則，全盤都告訴大家，我怎麼個修學法。

你再看看古人，古人修學也是這個方法，真正是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。你們自己還不肯幹，那有什麼辦法？心裡要不看看，不舒服，總是東看看、西看看，這打聽打聽、那去打聽打聽，將來搞一輩子，你還是在這個境界上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自己可以

問問自己，自己省察省察，我學佛這些年有些什麼進步，就知道了。怕的是不但沒有進步，退步了，這個退步是怎麼樣？學佛之前好像煩惱沒有這麼多，學佛愈學煩惱愈多、愈學疑惑愈多，這就退步，這就是踩著阿難的路子。說是阿難的路子，還不如阿難，阿難畢竟還有個好老師，他當侍者一天到晚跟隨釋迦牟尼佛，還真裝了一肚子佛法；我們現在佛法沒有裝一肚子，裝了一肚子煩惱。阿難是那些經典他都能背誦、都能記得住；我們連一部也不會，所記得的都是張家長、李家短，記得這些，你說這不是糟糕嗎？

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是題外的話，實際上句句都與經文有密切的關係。我們今天學佛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我們錯用了心，我們這個錯用心會一直錯下去，沒有辦法給它改正過來。你要想真正改正，那就得還是依照古老的教學原則，才能夠改正得過來；不依古老的辦法，我看是沒有什麼指望，沒有法子改正過來。這個事實你們也可以多想一想，看看有沒有修正自己修學態度方法的必要，像目前這樣狀況下去，這一輩子你停留在眼前這個境界就算不錯了，怕的是往後退、怕的是退轉，不會有進步。進步的現象是什麼？是智慧增長、煩惱減輕。我們一天比一天煩惱輕，一天比一天智慧增長，一天比一天法喜充滿，這是好現象，這是精進之相。如果得不到這個境界相，就是得不到這個結果，自己一定要反省，我們修學在態度上、在方法上必定有錯誤。如果沒有錯誤，我們如理如法的修行，為什麼得不到結果？

這一段經文比較長一點，前面佛是分別給我們說明第六意識是虛妄的，決定不是真實，是從有知方面來說的。今天這個經文如果從非知，非知是無知，這個知與無知就是分別與不分別。這一段也非常重要，為什麼？要是不知道非知亦是虛妄的，有許多人去修無想定，以為自己這是成就了，這是大錯特錯。譬如一般凡夫一天到



晚妄念很多、煩惱很多，這是知道痛苦，修行怎麼樣？「我妄念統統捨掉，我在什麼境界裡頭我一念不生」，這是不是對的？看起來好像是對的，實際上是錯了。諸位要曉得，佛法的定，是定裡面一切明瞭，這是定。禪定翻成中國意思叫靜慮，靜是一念不生，慮是一切明瞭，這叫禪定。你要是誤會了，好像我一切都放下，我心清淨，我一切都不聞不問，這叫做修定的話，這是心固然清淨，不起煩惱、不起妄念了，可是一切統統都不明瞭，什麼都不知道，這叫死定，縱然修成，果報在無想天，外道天。四禪天人還享福，外道天人福報也享不到，那可憐，這一生空過了，沒結果。

所以要曉得，佛法講的定是活活潑潑的定，是一切明瞭、心地清淨、一塵不染。如果我們做到心地清淨、一塵不染，外頭什麼都不知道，這不行，這不是定。一定要曉得戒定慧的功能、目的，你修戒為什麼？為了得定；修定為什麼？為了開智慧。如果我們戒律精嚴不能得定，這個戒律有問題，為什麼？沒結果，那一定有問題。譬如農夫種瓜，種子種下去，幾個月過了不結瓜，這一定有問題，他就著急、他就去研究。我們修戒，修了相當時間不能得定，愈修心還是愈亂糟糟的，這個戒律出了毛病。你修定，定是什麼？定是開智慧。修了幾十年的定，智慧不開，這個定出了毛病。這個地方必定要曉得，什麼才是正確的修學，什麼是錯誤的修學，所謂盲修瞎練。知道這一段經的意思，就不會落在邪定上，你才得到一個正確的修行方法。

如果說這個心是非知者，『若非知者，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暖及虛空相，當於何在』，這是講意之知。意知確實不像前面色聲香味觸五塵它還有個方所，譬如色在哪裡？色在我們眼前，我們能指得出來。意知在哪裡？意知在什麼地方？你說第六意識，它的根就是第七識，如果說離了它的根，離了第七識它還有知，它知在

哪裡？如果這樣說法，照前面的比例來看，意知是法塵。但是這法塵它有兩分，一半屬於心法、一半屬於色法，意知法的法塵是屬於心法，所以在色法裡找不到它，你把它當作外塵去看，錯誤。但是雖然是心，它確實是心裡有法塵。塵是什麼意思？塵是能障礙的意思。譬如我們桌子落了灰塵就不清淨，意知能染污清淨心，你們想想這個東西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，你偏偏用它，一天到晚都用它，學佛全都是用它，那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增長清淨心的染污嗎？學佛叫你去染污，恢復你的清淨心，天天還用染污心來加重它的染污，你這不叫顛倒叫什麼？所以這一段的意思，是教我們檢點省察它在哪裡。前面七處徵心，心沒有所在，意知豈能有所在？底下就說：

【今於色空都無表示。】

交光大師的科判表得很明白，說明沒有所在，沒有所在就是虛妄。前面佛講過這樁事情，這是什麼東西？佛講第六意識「前塵分別影事」，第六意識不過是如此而已。前塵分別影事，影事就不是真有的事，影是什麼？夢幻泡影，可見得不是真實的。不像世間這一切色法，色法遍一切處，一樣一樣能指得出來；音聲雖沒有形相，我們耳根所接觸，能夠知道它的方所，它在哪個方向、它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，我們能夠指得出來。唯獨意知，它既不是色、也不是空，找不到處所，這是講它沒有所在，『都無表示』。底下是防止有些世智辯聰之人，聽了佛這樣說反過來問難：

【不應人間更有空外。】

世智辯聰他是專門會用頭腦，他的頭腦很靈巧，別人想不出的，他都能想得出來，提出一些怪問題來反駁，這是世智辯聰。所以佛這兩句話就是預防，總不能說色空之外另外還有個所在，不能這樣說。說一個色與空，確實把整個宇宙都包括了，難道還有宇宙之

外存在在那個地方？這是於事理都講不通。

【心非所緣。處從誰立。】

這就是說明兩處不能成立。上面的經文分析得很清楚，說明它畢竟沒有一定的所在，換句話說，非心之所能緣，而又依心之所緣，這才建立一個法處。現在既然『非心所緣』，這個法處也就沒有法子建立。由此可知，佛法之建立是一種權巧的設施。佛在經裡面常講「黃葉止啼」，你問有沒有佛法？沒有佛法。正因為沒有法，佛在《般若經》說過，佛無法可說，佛什麼時候說過法？所以魔王波旬不能壞佛法。你有，人家才能破壞；沒有，他破壞什麼？他無從下手。無有法裡頭建立的法，這個法是假法不是真的。黃葉止啼是什麼意思？小孩哭，哭得很厲害，大人在地下撿一片樹葉，騙他這個樹葉很值錢，你拿去可以換糖吃，小孩不哭了，不哭就可以了，問題就是叫他不哭。至於他能不能換得糖，是真的還是假的，這不管他，只要他眼前不哭就行，目的就達到。佛建立這些法，目的在哪裡？你現在在迷，把你從迷裡頭引出來，引出來就行了，你不迷，問題就解決了。

可是問題在什麼地方？我們為什麼今天不能被佛從迷惑裡頭引出來？就是我們執著。佛是用他的方便法，把我們從世間法裡引出來，引出來怎麼樣？我們又執著他這個方便法，誤以為它是真實，又迷在這裡頭。先迷在世間法裡面，現在又迷在佛法裡面，如果世間法沒有超越，再加上佛法，兩重迷惑，迷了世間法已經很可憐，再加一層佛法的迷惑，豈不更可憐嗎？所以世間人看學佛的人迷信、可憐，我聽了這很有道理。為什麼？他們是一重迷惑，你是加一倍的迷惑，所以他看到你們很可憐，我覺得有道理。所以會聞佛法的人，怎麼樣？一聞佛法之後，不但對釋迦牟尼佛的話曉得，不迷他，世間法也不迷，一悟一切悟。如果你要是說我世間法悟了，我

佛法還迷，給諸位說，你世間法也沒有悟，你還是迷惑顛倒，決定不可能說一部分迷、還一部分悟，沒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要了解佛法施設，它建立的依據。

歐陽大師在講演裡頭也說得很明白，「以俗說真之佛法」，所以佛法是對世間法相對建立的。就好比眾生有病，因為你有病，所以才建立的有藥；你要是沒有病，哪來的藥？一個健康的人沒有藥，藥店擺的那些東西對他都沒用處。有病的人，那個藥就有用處，對他就叫藥；沒有病的人，那怎麼叫藥？我們沒有病的看到那是「藥」，這個人就是迷惑顛倒，藥是治病的，你沒有病哪來的藥？你沒有病，看到那也是藥，你這個人已經有病了，雖然你身沒有病，你心已經病了。為什麼？你心裡有藥。身上不需要藥，你心裡還有藥，可見得你的心不健康；心裡要是健康的話，你決定沒有藥。正因為我們眾生迷惑顛倒，這就好比是一個身心不健康的人，佛法的建立這就是藥物，你恢復健康，病沒有了，藥也不要了，佛法也沒有了。所以佛教我們對於世間法不能夠迷惑，同樣的，對於佛法更不能迷惑，世間法不可以執著，佛法怎麼能執著！

如果佛法要能執著，還會教給我們離言說、離名字、離心緣嗎？心緣是什麼？心緣就是思惟想像，我們成天在研究、在討論、在推理，這就是緣慮，不用這個。不用分別，就是不用去分別言說、分別名字，也不要去打妄想、不必去執著，這是佛法。所謂佛法就是真實法，不是真實那就是虛妄的。此地就是旁敲側擊給我們暗示，佛法是什麼、佛法的作用在哪裡、佛法的好處在什麼地方？這些答案都是暗含在其中。像古人畫畫一樣，烘雲托月，月亮沒畫出來，四周畫起雲彩，當中露一塊，人家一看那是月亮。佛就是用這個方法，真實的沒有說，但是說的都是虛妄的；那真實的，你自己應該就悟得出來。你總不能說都是妄的，真的在哪裡？跟你說了，還

是妄的，這就是叫你自己去悟。後面這做總結論：

【是故當知。法則與心俱無處所。則意與法二俱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是一大科最後的總結論，在這個總結論裡面，我特別要提醒諸位，就是經文裡面所講的『法則與心』，這個心我們暫時不談，前面講過了，我今天就用「法則」這兩個字給諸位說明它的真實義。法則，你看看底下，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，我們要不要？要。為什麼虛妄的還要它？因為眾生墮在虛妄之中，所以就要。譬如我們現在在世間，在社會裡頭，我們需要國家、需要政府，如果你沒有國家、沒有政府，你在這個世界上多可憐，你在國際間等於孤兒一樣，沒有人照管，沒有人保護你，有國家、有政府的人不知道那個苦處，走到任何地方受人家的欺負。這個國家政府就是個法則，給諸位說，是虛妄的，國家政府不是天生的、不是地上長的，這是一個虛妄的法則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提倡無政府主義，那是迷惑顛倒的人。無政府，給諸位說，是什麼人的生活？最高尚的人，他不需要。為什麼？如果人人都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，你們想想，要政府幹什麼？要法律幹什麼？要警察幹什麼？要軍隊幹什麼？都不要了。人與人之間都能相親相愛、都能互相忍讓，這個世界是理想的世界。

有一個人有私心，社會就需要秩序、就需要法則。所以無政府到哪裡？西方極樂世界沒政府。你們去查查經，佛有沒有講，西方極樂世界還有皇帝、還有總統？你查查看有沒有？沒有，西方極樂世界沒有政府。所以他們那些提倡無政府主義的人，你就應該告訴他，趕緊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個地方是無政府，正滿他的願。那個地方的人是什麼？諸上善人，不但是善，上善，善到極處。這不能對一般凡夫講，程度不夠，所以對水準程度不夠的，就得要給他

約法，要給他規矩，這樣才能夠維持社會的秩序，能維持人與人之間相當範圍之內的安樂，就是保持秩序。這就是法則雖然是虛妄，是有必要的，是應當遵守的；雖遵守，聰明智慧高的人曉得它是虛妄的。你曉得這個道理有什麼好處？好處多，不會死在制度法規之下。所以法則是活的、是活用，為什麼法律過二、三十年要修改一次？它的原因就是時代不一樣了、思想不一樣了、生活方式不一樣了，舊的法則在今天不適用，必須要加以修改，古今中外都沒有例外。

你看我們中國的古書，孔子所說的，三代之禮就不相同，夏商周。雖然不相同，可是原理原則是相同的，條文是每一個朝代都有修改的部分。佛教的戒律，戒律是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所制定，在今天的社會裡面當然行不通，所以我們要了解戒律的精神。為什麼在中國唐朝時候初建叢林？這是兩位大德，百丈大師、馬祖道一和尚，這兩個人發起興建叢林，叢林裡面這些規矩就是法則，百丈大師首定的，這就是戒律條文的修改。因為戒律在我們中國有很多地方不能適用，生活方式不一樣，思想意識型態不相同，但是精神我們要保持，就是目的我們要保持，他是用這個目的達到定，由定達到開慧，這個方向、這個原理原則是決定要遵守。至於怎樣做法，怎樣能配合我們實際上生活行為，需要的時候我們另外再重新斟酌、再制定條文。但是你要曉得，百丈大師是唐朝人，唐朝跟宋朝又不一樣，宋朝跟元朝又大不相同，元與明清又不一樣，清朝跟我們現前那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

我們今天要制定一個法則，制定法則的人要明心見性、要通達事理。不但要通達現前的，幾千年之中每一個朝代，這些損益、功過全都要明達，這樣才能給我們現前建立下新的制度。這要是沒有真正修學的人，怎麼能做得到？我們如果想發心來做，這真正是續

佛慧命，真正的復興佛法、續佛慧命。你要想做，從哪裡做起？從你本身至少要十年的根底。你要是沒有根底，一天到晚還是用妄心，在妄法裡頭去求，求一輩子都枉然，搞到結果還是虛妄。所以話說回來，先求戒定慧，求自己的，自利而後才能夠利他。沒有說自己的利益沒有成就，就想能夠利益別人，沒有這個道理。一定是先自利而後利他，先自成就而後才能夠成就別人。我們講弘法利生，你自己利益都沒有得到，你拿什麼去教別人？你指示給別人的路子，這就問題很大。

百丈大師當年就有一則公案，「錯下一個字轉語」，就是說錯一個字，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。你們想想因果可怕不可怕？佛法是隨便可以信口開河的嗎？可以道聽塗說的嗎？「別人是那麼講的，我聽了之後人家問我，我就這樣說」，那你就得背因果。有一個法子不背因果，人家來問的時候，「某人這樣說法」，因果他背去了。說對了，他的功德；說不對，他背因果，我不背因果，我自己不會，我聽說某人這麼說的。如果自己要是好面子的話，「我怎麼怎麼說法」，好了，因果你背，那個說錯的人他不背因果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把他的拉過來據為己有，你不承認是別人說的，你認為是你自己很能幹，那你自己就得背因果。

所以學佛首先要求開悟，要求一心，一心就是定，要善學戒律。今天學戒律，說老實話，《沙彌律儀》的精神之所在很容易看得出來，為什麼？這是已經經過清朝時候的續法大師，就是灌頂續法，我們也稱他作慈雲大師，他修訂過的。他是清朝乾隆年間的人，距離我們總不算太遠，所以它的精神、它的方式最值得我們做參考。更近一點的，就是印光大師所提倡的《了凡四訓》與《感應篇彙編》，這裡面的註解多半都是清朝後葉的時候，以及民國初年這些大德，他們來做註解，這些註解就距離我們這個年代又近了些。我

們依據這個來修學，等到你自己幾時開悟，你得一心、開智慧，自己成佛作祖，開道場再建立新的法則。新的法則一定是依據舊法則的精神，這個精神從哪裡來的？精神從法性當中來的。所以這個法則不是隨便定的，是有依據的，依據真如本性，本性裡面的善德善能，我們俗話講天性。我們中國人講父慈子孝，這個父慈子孝是天性，不是人能夠製造得出來的。不是說某個人製造一個法則，叫你們大家都要遵守我這個法則，不是的。所以聖人定的這些法則，我們一般人都願意信守，就是因為它是基於天性，所謂是天理人情，這個法則是以天理人情做依據，這樣建立的，這才成為不可違背。違背必然不祥，違背了，天下一一定大亂，老百姓大家都要受苦。

周公制的禮就是《周禮》，《周禮》就是周朝的憲法，是周朝立國的制度。這部法典之好，就是完全是基於天理人情，以天理為依據、為憑據，再度人情之可行。所以過去方東美先生對這部書讚歎不已，在我面前，我總聽他說了一、二十遍，說《周禮》實在太好了，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法典都比不上《周禮》。他那個時候勉勵我看，我只大概看了十分之一，我沒有看得下去。他實在是讚歎備至，因為我畢竟不是個學法律的，我沒有用工夫去研究它。他只是說古今中外的這些法典都比不上《周禮》，周公是聖人這是名符其實，那是治國平天下的。佛法的戒律，這是聖人的法典，這是超凡入聖，所以我們一直到今天還去讀誦、還去奉行，就是因為它是超凡入聖的法典。我們要曉得它精神之所在，要曉得怎樣去修學，不能夠死在條文之下，那就壞了，死在條文之下那是受其害而不得其利。在條文當中要開悟，要曉得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待人接物，自己應當怎麼做法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